

特别话题

小地方也可办“大”艺术节

本报实习记者 陈璐

近期,第31届世界戏剧节(南京)、第1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第1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陆续举行。纵观国内这些名气较大的国际艺术节的举办地点,几乎都是大城市,很少有小城市、小地方的身影出现。相比较而言,欧洲大小艺术节的举办地却多选在小城镇,例如意大利维罗纳歌剧节、奥地利萨尔茨堡音乐节等等。那么,举办国际艺术节究竟与地区的大小有没有关系?国内的小城市、小地方又能不能办好国际性的艺术节呢?

小地方办艺术节的缘由

“2008中国平遥世界摄影节”于9月落下帷幕,作为一个内陆小县城里成功举办8届的国际艺术节,平遥县对办节有自己的一番经验和理念。平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锐在接受采访时说,城市大小不是问题,小城市的艺术节得以举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自己特色的保持。当年国际摄影节之所以会落户平遥,就是因为平遥古城那种黑白灰的色调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摄影的需要和感觉最吻合。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大型活动办公室主任韩新安在谈到鼓浪屿国际钢琴艺术节时也表示,鼓浪屿是一个有着丰厚钢琴底蕴的小岛,具有自己的品牌优势和地理位置优势。这一点是钢

琴艺术节举办的土壤。

据了解,欧洲很多小城镇举办艺术节也是各有渊源,一般是为了纪念与自己有关联的名人。如莫扎特的出生地——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为了纪念这位音乐神童,创立了萨尔茨堡音乐节;意大利的拉韦纳艺术节,与《神曲》的作者但丁有关;德国拜罗伊特音乐节,则是为了纪念音乐大师瓦格纳。

当然,欧洲艺术节向来就有着青睐小城市的传统。在早期欧洲,皇室贵族因为惧怕大都市的闷热,纷纷在市郊小镇建立避暑的度假别墅。他们通常会邀请艺术家到乡间进行表演,这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而目前来看,欧洲各国政府对为均衡区域发展,在艺术资助上常常倾斜于小城市,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小地方办艺术节的模式

全城参与的形式是欧洲艺术节的一个特色。萨尔茨堡为了办好艺术节,发给每个市民3张表格:一张是申请表,任何市民都可以选填,选择为艺术节工作,因为整个艺术节只有8个全年全职工作人员;第二张表格是“做买卖的”填的,当地青年旅馆、私人旅馆、酒店在举办艺术节的夏天都会涨价,当地市民出租的50至150欧元一周的套间就成了大热门;最后一张是有意参与表演者

填的。为办好艺术节,欧洲各小城市艺术界还会成立非营利事业组织,对理事会、各个赞助单位、与艺术节有合作关系的文化机构内部的事务进行协调管理。

从1982年开始创办的比利时圣吉兰国际艺术节是欧洲大陆主要的国际艺术节之一。一个人口不满六千人的小镇来举办世界性的民间艺术节,经费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第一笔来自每年市政府列入计划的经费预算,这笔老百姓纳税的钱主要用于组委会的日常工作支出;第二笔来自各种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第三笔是票房收入。组委会与演出剧场签订合同,统一票价,分工合作,合理分成。

对于我国的小城市而言,举办国际性的艺术节既要遵循节庆活动的普遍规律,也要找到自己特殊的模式和方法,在这一点上,和欧洲也是有相似之处的。王锐中说,2001年第一届摄影节时,他们直接搬用法国维多摄影节的办节模式,由最初的发起单位人民摄影报参与主办,整体协调管

理、展览、招商、会务、活动组织全是以人民摄影报社为主,结果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协调不力、精力不足等等困难,暴露出不少体制问题。2002年他们作了改进,人民摄影报社专门负责展览和活动的策划,保证节庆的艺术性;大展的管理和协调、宣传由山西省委外宣办全力承担,平遥方面作为组委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后勤服务。2005年后摄影大展的工作重心逐渐下移平遥县,突出其承办主体地位,并力求获得更多企业的赞助支持,逐步用市场的手段去经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艺术策划,媒体炒作”模式。

小地方办艺术节的作用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旅游业为英国爱丁堡每年带来逾11亿英镑的收入,提供了逾2.7万个工作机会。艺术节如能成功举办,对打开承办地知名度,创出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带动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通

过交流,达到对艺术和文化本身的促进更是艺术节的一大主要功能。德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凯斯汀·科涅尔说,艺术节上,由于剧团常常必须在户外演出,很能考验表演者是否能够巧妙将表演内容、形式和所在环境融为一体,这比起在剧院里演出更能锻炼艺术家。演出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还可以在交流活动中进行创作上的切磋。艺术节增加了艺术家和观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使艺术得以更好地推广,活跃了市民文化生活,提升了大家的艺术审美能力。这一点对于文化资源相对不丰富的小城市尤为重要。

在北京的奥运文化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某县城文化馆的职工曾对记者说,他们很难接触到国际化、高质量的艺术演出,不知这些文化艺术资源什么时候才能辐射到中小城市来。如此看来,如果能吸收一些国外经验,在特色和条件充分具备的小地方因地制宜举办国际文化节,树立自己的品牌,或是一条促进小地方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的好路子。



11月13日,西班牙观众在马德里参观中国抽象艺术展。当日,“意派:中国‘抽象’三十年”艺术作品展在马德里开幕,该展览分为“意象”“意理”及“意境”3个板块,48位中国艺术家的82件作品展示了近30年来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历程。

新华社记者 陈海通 摄

《我的梦》感动阿尔及利亚观众

本报讯 在中阿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应阿尔及利亚文化部邀请赴阿访问。11月12日晚,《我的梦》专场演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国家剧院拉开帷幕。阿尔及利亚文化部长赫赫达·图米和一些国家的驻阿使节及中资机构代表观看了演出。

演出开始前,图米部长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刘玉和夫妇的陪同下观看了中阿建交50周年图片回顾展和北京奥运图片展。于黑暗中体味光明,于无声中感悟音律,于残缺中寻求完美……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深情的朗诵,聋人演员表演起手语

诗《我的梦》,拉开了演出的序幕。盲人歌手杨海涛为观众演唱了阿尔及利亚当地歌曲《与我共舞》,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台下观众伴着节拍鼓掌,将演出推向高潮。

当谢幕曲《生命永恒》响起,全体演员走上舞台向观众谢幕时,全场观众起立,很多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所有乐器无论从发音和形制上,久久不愿离去。(董文)

文摘

《摇篮曲》换了盘土豆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所有音乐大师之中最不幸、最贫穷的一位。应该说,除了德国的门德尔松,意大利的罗西尼、帕格尼尼,匈牙利的李斯特等少数幸运者外,大多数音乐大师都不同程度地经受过不幸、遭遇过贫困——我们随便就可举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瓦格纳、柏辽兹等等。但他们在中的大部分,在经受过磨难之后,最终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出困境,达到了胜利的彼岸。唯有我们的“艺术歌曲大王”——舒伯特没有那样幸运,他是一天一天地经受过生活的煎熬,正当风华正茂的年龄,就不幸死于贫困。

年轻时的舒伯特来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靠着几个很有才华的穷朋友(他们是一群诗人、画家、文学家)的帮助,勉强生活下来。他们住在一起,大家不分彼此,共用领带、外衣、皮鞋、帽子等。谁发表了作品,大家就痛痛快快地到饭馆去饱餐一顿。平时,舒伯特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他几次试图谋求比较有保障的职业,都没有成功。因为只有生存下去才能进行音乐创作,于是,他不得不担任个人教学工作,但所得的报

酬少得连租钢琴的费用都不能支付。

有几天,舒伯特的经济情况特别糟糕,在他埋头辛勤创作之后,没有得到起码的、能够充饥的食品。一天晚上,他饿极了,不由自主地来到一家饭馆。尽管身无分文,他还是走进来,边走边四面张望,却一个朋友也见不到。他找了个安静的座位,想坐下来等等,也许会有好运。就在此时,他顺手拿起餐桌上的一张晚报,一首小诗跃入他的眼中: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摇篮摇你快快安睡,
夜已安静被里多温暖。
……

这首小诗一下子触动了他十分敏感的神神经,在他朗读诗句的同时,相应的旋律油然而生。他没有带谱纸,就把桌上的某单翻过背面来,画上五线谱,迅速地将其写好,又把歌词配上。完成之后,他拿着那张菜单走向餐厅一角的钢琴,一边弹着,一边歌唱。饭馆老板走过来,听完了这首美妙的歌曲。舒伯特站起来,将那张菜单交给老板,希望能换一顿晚餐。老板微笑着,叫侍者给舒伯特端来一盘土豆,价值两个法郎。

那时正是舒伯特充满着希望和创作意向的时期,新的作品每天都像河水一样从他的笔下流出。可是,贫穷、疾病、失恋以及过度的劳累,损坏了他的身体。1828年11月19日,舒伯特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亲友们根据他的愿望,将他安葬在贝多芬的坟墓旁。舒伯特一生默默无闻,去世以后逐渐为世人所知,名字排列在浪漫派音乐大师之首——三十年后,那首《摇篮曲》的手稿在巴黎拍卖,价格为四十万法郎。

(摘编自《音乐漫话》,刘蓝编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



舒伯特一生默默无闻

体验非洲舞蹈

王杨

都会加入舞蹈的行列。

来自南非的《非洲脚印》可以说是整个非洲大陆最高水平的一台音乐舞蹈剧。自2000年推出以来,它在世界上连续上演了730多场,场场爆满。它的基本元素来自非洲原始舞蹈,同时汲取了美洲黑人舞蹈和现代舞蹈的元素,经过高水平的加工整理和编导,曾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舞蹈一开场,暗红色的灯光和奔放整齐的群舞,仿佛把观众带到了辽阔的非洲原野。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和低沉的鼓声,非洲古代“先人们”从雾中缓缓走来。他们手持木棍,翩翩起舞:“当红日从东方升起,我们已经沉沉中清醒;他人还未到来之前,我们早已踏遍青山,驯服了野牛、驾驭了蹄和足球舞来表现非洲人的豪爽、热情和奔放。

我曾经在非洲工作生活了10年,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一次在南非一个社区文化中心参观时,一群正在练习的非洲少女即兴为我们表演群舞。她们那充满稚气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良好的节奏感和基本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

人惊奇的是她们那极强的模仿力。代表团里的新疆舞蹈家阿依吐拉为孩子们演示了一段新疆舞蹈,当我们告别离去时,偶然一回头,发现孩子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已经开始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刚才看到的新疆舞蹈动作了。

在访问南非的最后一天,当地作家协会为我们安排了一个诗歌朗诵会。那天,几位南非著名诗人、舞蹈家和戏剧家都赶来为我们表演,我们也表演了诗歌朗诵、舞蹈、戏剧小品等节目。中国古代诗篇和王蒙团长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下的诗句交融了南国艺术家的血脉,引起了兄弟姊妹般的感情共鸣,现场温度仿佛直线上,气氛热烈得我热血沸腾。这时,王蒙团长对我说:“王杨,你也来一个吧。”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我感到十分窘迫。而此时会场里的情绪已高涨到了极点,无论切入什么样的语言都显得苍白,也难以表达激动的心情。情急之下,一个大胆的念头闪现:“此时无声胜有声”,干脆模仿一段非洲舞蹈吧。当时没有打击乐器,急中生智下,我发现身边的



随乐而动的非洲少年

木头大柱子竟然是空心的,连忙请身边的黑人朋友给我打节奏。我凭着感觉和“无知者无畏”,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印象跳了一段“非洲舞”,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我已经大汗淋漓。这舞蹈是“友谊+奔放+激情+迪斯可+非洲印象”的混合体,当地艺术家却说看起来似乎源于肯尼亚祖鲁部落。这真让我高兴不已,因为我对非洲舞蹈的第一印象就是来自肯尼亚。就像外国人唱京剧虽然并不原汁原味也会得到中国人的掌声一样,当地朋友的鼓励和赞许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老古董”压轴荷兰音乐周

本报讯 11月13日,国家大剧院“荷兰音乐周”中的最后一支乐团——十八世纪管弦乐团带领观众进行了一次西方音乐复古之旅。

温润柔和的弦乐、不带调键的小号、用木制鼓槌敲击的定音鼓……音乐家们固守着贝多芬时期的种种“清规戒律”,令整个乐队产生出一种平实、浑厚而隽永的古朴音色。

古钢琴演奏家波泽伊登登特专门从荷兰带来的一架古钢琴令观众眼前一亮,精美的花纹、轻巧的质地,完全不同于现在的钢琴。更吸引人的是那韵味十足的音色,演奏时人们还能听到鸟羽拨奏时发出的沙沙声。除古钢琴外,乐团所有乐器无论从发音和形制上,都与18世纪的乐器无二,还有很

多乐器,像小号、巴松以及大部分弦乐器更是价值不菲的“老古董”。

如果说这场古董音乐会带来的是温情,之前在“荷兰音乐周”亮相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荷兰新音乐乐团,则带来了激情。来自郁金香之国的三支音乐劲旅,风格迥异、各有千秋,从三个截然不同的侧面呈现出荷兰音乐艺术的多元风尚和丰富层次,令国内爱乐者大饱耳福。

作为国家大剧院秋季演出季最为重要的板块之一,国家大剧院“荷兰音乐周”从11月4日开幕起共演出6场音乐会。从杨颂斯大师每支乐曲结束后多达4次的谢幕,到新音乐团与现场观众的热烈互动,再到观众对十八世纪管弦乐团的好奇和眷恋,“荷兰音乐周”可谓精彩不断。(北外)